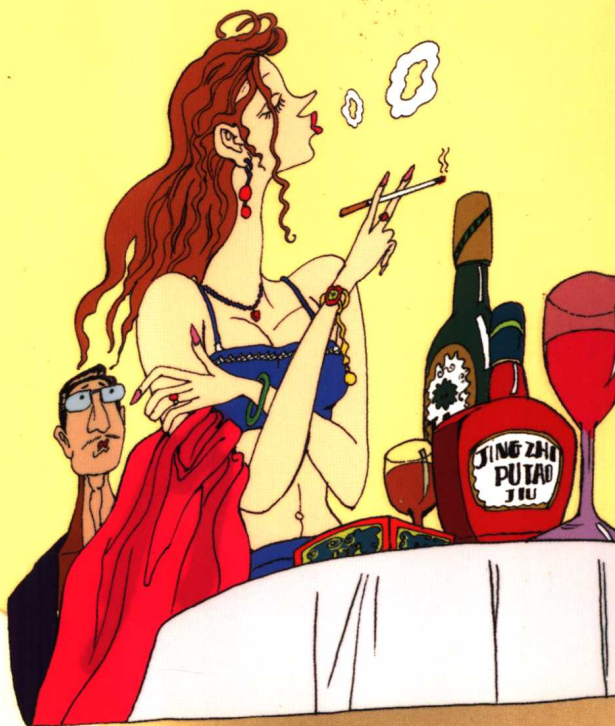


方丛书
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影子 深处

青木*著

缺少亲情爱抚的女孩林荫，除夕夜，遭到一见如故的流浪歌手方立对她的许多行为质疑后，便变本加厉地放荡起来。当父亲对她的行为进行干涉时，她怀着对父亲和方立的仇恨，愤而出走，制造了一系列令人生惧的恶作剧……



影子 深处

青木*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子深处/青木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3

(方圆丛书·问题女孩系列/刘斌武主编)

ISBN 7-80673-378-7

I. 影... II. 青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88800号

丛 书 名 方圆丛书·问题女孩系列

书 名 影子深处

著 者 青 木

责任编辑 刘斌武 李桂香

美术编辑 李文侠

封面设计 田 晗 李文侠

封面画 王建新

责任校对 李桂香
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166千字

印 张 7.375

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378-7/I·210

定 价: 13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“嗨！小姐您好，要打车吗？”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不急不徐地跟在林荫身后，四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从摇下的车窗里探出头来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
高二学生林荫抡着坤包，没精打采地走在人行道上。她厌恶地瞟了那个司机一眼，司机立刻送上了热情的微笑，但林荫觉得他的脸上充满谄媚的神色：“你丫烦不烦呀，都问了八次了，有完没完！”林荫实在压不住憋在心里的火儿了，指着司机的鼻子骂了起来。

司机的脸马上耷了下来，他抽动了一下被冻得发红的鼻子，似乎要发脾气，但马上又缓和了脸上的线条，尴尬地说：“干吗呀小姐，今儿是年三十儿，咱都别生气好不好？大过年的，你打车早点儿回家，我拉你挣点儿钱收工，这不都挺好的嘛？”

司机的话似乎触动了林荫某根致命的神经，她突然冲过去狠狠地踹了出租车一脚，不干不净地骂着：“我回不回家碍你什么事儿，再烦我的话，小心砸了你的车！”

一时间，司机被林荫歇斯底里的神情唬了一跳：“哎呦喂！小丫头片子，你敢踢我的车？”司机怒气冲冲地拉开车门下来，心疼地俯下身检查着刚才林荫踢在车上的部位。





“姐们儿我就是踢你的车了，怎么着吧，你还能把我吃喽？”林荫把手里的包抡在肩上，胸脯拔得高高的，神情轻蔑地看着司机。

司机的脸气得紫涨起来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打你个没老子娘教的小丫头片子！”寒冷的冬夜里，他喉咙中重重喷出的粗气瞬间凝结成浓郁的白雾，一条胳膊高高地扬起在半空中。

“哈！”林荫夸张地一笑，毫不畏惧地把自己的右半边脸凑了上去，斜着眼说，“照这儿打，有种你照这儿打！”

寒冷的冬夜中，林荫姣好的面容被冻得发红。司机看着她，突然想起了在家里等着他回去过年的女儿。他心头一软，悻悻地垂下了那只粗壮的胳膊，说：“得！算我今儿倒霉，这大过年的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添堵，咱该干吗干吗去吧。”

说着，他钻进车里，发动着了汽车引擎。

看着出租车远去的背影，林荫突然感到一阵空虚，心中不知为什么泛起了一股想哭的酸味来。过年了，或许，那出租车司机正赶着回去和家里人团聚吧？

大街上，路灯眨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两旁大楼的窗户里幻灯片似的摇动着阖家团聚的热闹场景。昏黄的路灯光线下，冷清寂寥的马路反射着青黑色的光泽。偶尔有几辆出租车驰过，但缓慢蠕动的速度就像甲壳虫一样，那是需要养活一家老小好几张嘴的司机们，正抓紧大年夜的最后一点时间扒活儿。看着他们，林荫突然有点同情起那个刚才被自己骂的司机来。

林荫抬头看了看天，从包里摸出手机，开机后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十点一刻了。她犹豫着按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最终却一咬牙摁了取消键。

马路边，一个IC卡电话亭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林荫把手机关掉，重新放回包里，又顺手摸出了一张电话卡，走了过去。

“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”林荫把电话听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，另一端传来妈妈的声音。

林荫捏着嗓子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您好，请问林荫在家吗？”

“啊，你是林荫的同学吧？我是林荫的妈妈，你知道林荫现在在哪儿吗？我给她打过好几个电话，可这孩子一直关着机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真急死人了……”电话的那一端，林荫的妈妈似乎很着急，不停地问着说着。

“阿姨，我也是在找林荫，却一直联系不上，既然您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那就再说吧。”

“喂！喂！如果你知道林荫在哪儿，请告诉我，我……”林荫不等妈妈把话说完，就急忙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。

听着妈妈那焦急的声音，林荫的心中涌动着报复的快感。她知道，如果找不到自己的下落，妈妈是不会安心度过这个春节的。


对于自己对待母亲的这种恶劣态度，林荫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安。当她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，妈妈离开家、离开她的那段往事让她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怨记忆。

妈妈为什么离开呢，林荫并不是太清楚。但又何必知道原因、知道缘由呢？在她心目中，妈妈和爸爸在四年前离婚后，她的生命里就再也没有了快乐和圆满，只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和缺憾。仅仅是这一结果，已经让林荫在四年的光阴流转中咀嚼到了难以胜数的苦涩。

“不要怪我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！”林荫恨恨地想着。她的旁边，电话机发出尖利刺耳的提示拨卡的“嘀嘀”声。

听着这声音，林荫觉得很像自己小时候哭的动静儿。那时





候，爸爸的巴掌又大又硬，每回都打得她的屁股火辣辣地疼，她的哭声也是这么尖利刺耳。可现在呢？林荫几乎忘记了爸爸的手掌是什么样子，爸爸每天都是那么忙，只有晚上能见他一面，可他一回到家就睡得跟个死人一样，连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，更别说打她、管教她了！

“也许，工作永远是爸爸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家，只不过是他人心目中可有可无的旅店。”林荫盯着电话机，听着那刺耳的声音，怔怔地想着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要不爷爷奶奶他们该等急了。”一个小女孩儿清脆的声音在林荫的背后响起。她扭过头，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儿朝她走了过来。那个男人笑着说：“谁让你不听话，非要跑出来看放烟花。爸爸生气了，要打你屁股。”

小女孩咯咯地笑着，说：“爸爸骗人，爸爸最疼晓晓了，不会打晓晓的！”

“晓晓真聪明，哈哈哈哈哈！”父女俩一起笑了起来，声音是那么的快乐。

那个男人经过林荫身旁时，她看见小女孩闪烁的大眼睛是那样的明亮。一时间，林荫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和这小女孩一样的快乐。

“姐姐，姐姐，你还没拔出电话卡来呢。快拔出来吧，要不会被别人拿去的。”小女孩趴在爸爸的肩头上，天真地望着林荫笑。那个男人也微笑着回过头来，望着林荫善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谢谢。”林荫拔出电话卡，对那小女孩儿报之一笑，心想，“也许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被爸爸打的机会了。”

那父女二人带着一串幸福的笑声远去了。林荫想起了远在

上海的爸爸林子龙，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。这几年事业发展得一直不错，他也因此忙得像个陀螺一样整天转个不停。

前两天，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向林子龙发来邀请函，请他过去洽谈一桩联手开发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项目。临走前，林子龙特地嘱咐林荫，今年春节他可能回不了家了，要林荫去妈妈那里过年。当时，林荫虽然嘴里答应了爸爸，但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自己的主意。

“妈妈已经重新结婚了，她又组织了新家庭，但那里一切的快乐都是妈妈的，与自己毫不相干。我去那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林荫胡思乱想着，“现在妈妈还没有回到她重新组织的家庭里，她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她那里过春节呢？或许，她要我一块儿去过春节是想让我看一看，离开爸爸后，她的日子多么快乐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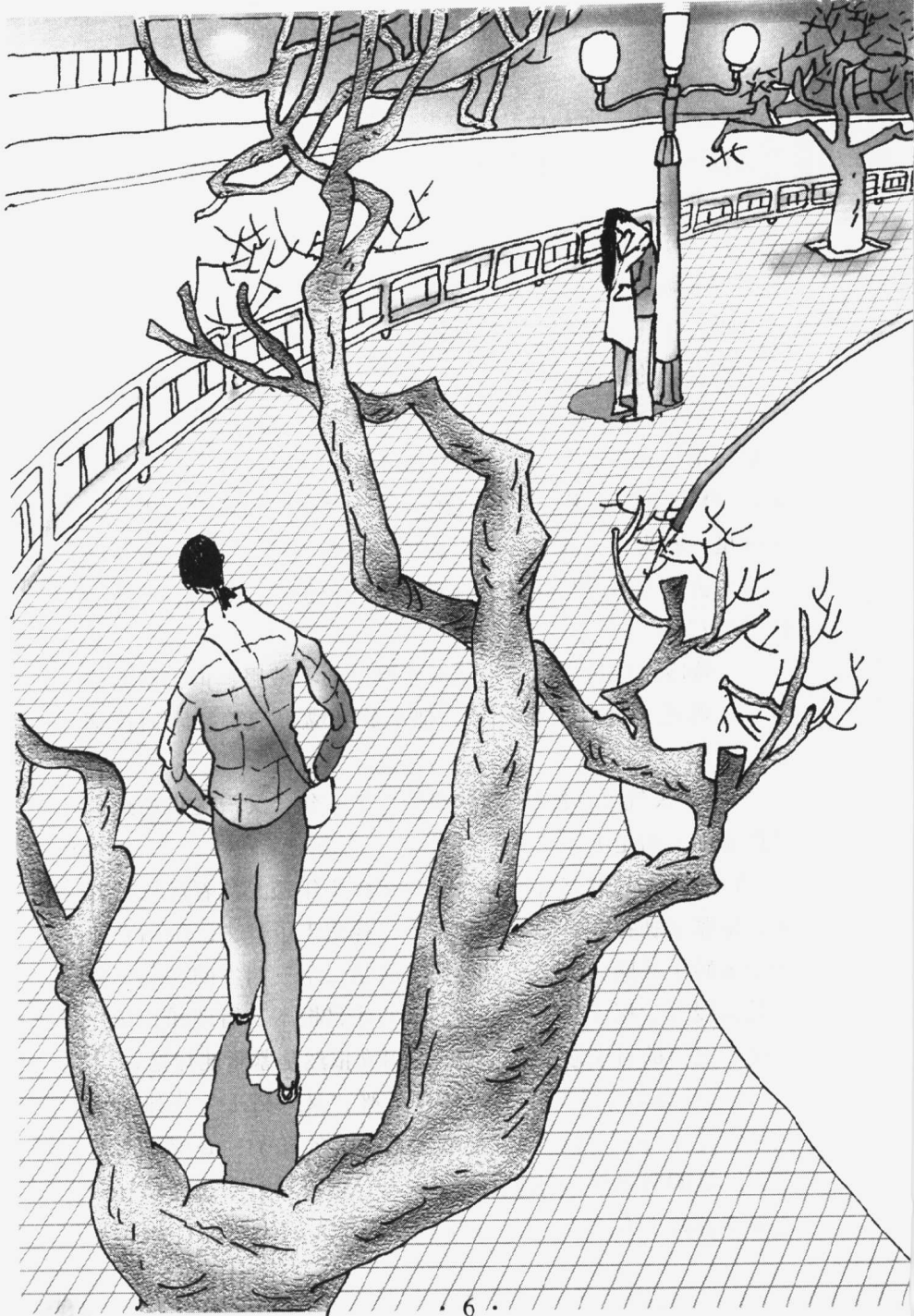
一阵冷风吹过，林荫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但仍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她缩了缩脖子，把手放到嘴边哈着气来回搓动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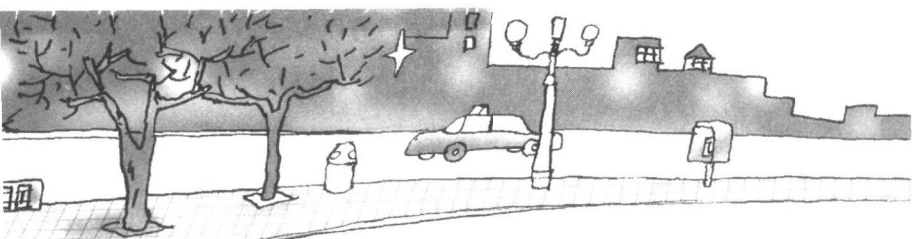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鬼天气可真冷啊！”林荫低骂了一句，又漫无目的地迈动脚步向前面走去。

前方不远处的路灯下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倚着灯柱旁若无人地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无聊之下，林荫走了过去。她围着那两个人转了几圈，看上去，他们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。也许是沉浸得太深了，也许是对旁人的注目根本不屑理睬，在林荫电灯泡似的目光逼视下，那一对男女依然是紧紧地拥抱着。

“喂！帅哥，不错啊，这才几天呀，又勾搭上一小妞，这是第六个了吧？”林荫看着他们肆无忌惮的样子，心中不由来了气，她阴阳怪气地对那小伙子说，“你可真行啊，泡妞泡得连春节都顾不上过了。行！姐们儿算是服了。”







那姑娘闻声从小伙子的怀里抬起头来，瞟了林荫一眼，又转过头去疑惑地问小伙儿：“怎么，你们……你们认识？”

小伙子也抬起头来仔细地打量了林荫几眼，说：“你是谁呀，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你？”

“嘿！你小子忘性可真够大的啊，前几天还死乞白赖地追我，求我做你的女朋友，这才多大一会儿工夫，就忘得一干二净啦？”林荫嘴里怒气冲冲地质问着小伙子，心里却早已在暗暗地发笑了。

那姑娘的疑惑更大了：“怎么，你们还真认识？”

小伙子急得满脸通红，对林荫一瞪眼，骂道：“你丫是谁呀？咱可没有这样开玩笑的啊！”


林荫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开玩笑？谁有工夫跟你开玩笑，是不是嫌我在这儿碍手碍脚的？”她又看了那姑娘一眼，说，“不就是女朋友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再换一个不就得了？这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！”

“你丫胡说什么，小心老子掐死你！”那小伙子更急了，冲着林荫大吼了起来。

“得！狗急跳墙了不是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走还不成？”说着话，林荫迈步朝前走去。而她的身后，却传来了那姑娘带着哭声的责问，“说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哎哟喂！姑奶奶，我真不认识她。真的！”那小伙子语无伦次地解释着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姑娘看。

那姑娘说：“不认识？不认识她怎么说你追过她？李伟，你又想骗我是不是？”



林荫一边走，一边咬牙忍着不笑出声来。对付情侣们的这一招，是她今年夏天上高三住校后，和同宿舍的同学们晚上开卧室谈话会时研究出来的。到现在为止，她已经用过十几次了，每一次都得心应手，屡试不爽。

身后，那小伙子的解释声依然清晰可闻：“咱都在一块儿两年了，我什么时候背着你乱搞过？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？”

那姑娘不说话了，显然也在考虑着这件事的真实性。这时，走出去一段路的林荫回过头来，对着那两个人喊道：“李伟，你换的女朋友怎么越来越丑了，要不我就委屈一下自己，暂时做几天你的女朋友，让你在哥们儿面前也充一下门面？”

一听林荫这话，那姑娘立刻就炸了，哭喊着说：“李伟，你就是骗我，要不那小狐狸精怎么连你的名字都知道呢？你肯定跟她有瓜葛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否则我就跟你一刀两断！”

看着那小伙子在女朋友面前急得上蹿下跳，林荫捂住嘴笑着一溜烟地跑了。

“春节快乐！”林荫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了自己一下，她的心情也因为刚才恶作剧的成功变得好了起来。她从坤包里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支叼在嘴上，又拿出一只精致的打火机，熟练地点着了烟。

一年多以前，林荫就偷偷地学会了抽烟。熟悉她的同学们都说她抽烟的样子特别酷，特别有个性。然而，林荫这么一个个性突出的人，所喜欢的歌却并不是现在风头正盛的周杰伦、谢霆锋之流所唱的，她喜欢的是卡朋特唱的那首经典老歌《yesterday once more》。这一点，曾让她身边的朋友们困惑不已。虽然她们也多次问过林荫，但林荫总是狡黠地一笑，不作任何解释。

一缕烟雾从林荫的嘴里喷了出来，浓郁的烟草味让她有点兴奋：“也许该回家了，妈妈想必已经离开了吧？”她心里想着，把烟和打火机放回包里后，又拿出了手机。手机上显示，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。

忽然，林荫的手机响了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铃声吓了她一跳，来电显示出是家里的号码。她的心一沉，知道妈妈还没有离开。看来，回家的时间又得推迟了。林荫把右手的拇指摁在关机键上，铃声戛然而止。

她又狠狠地抽了两口烟，一甩手，把烟头丢在地上，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：“干吗呀，真想逼死我呀？我躲着你不回家并不是因为我怕你，别以为你生了我，是我妈，就可以随意摆布我。我偏不！你等着吧，我不会向你屈服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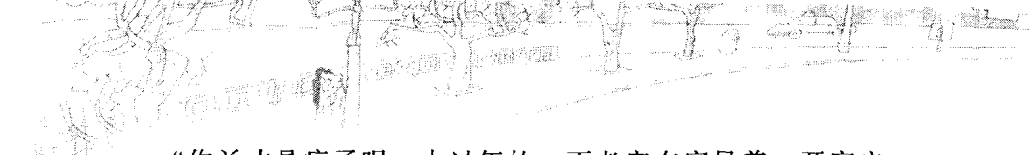
林荫的四周空旷寂寥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路灯下，与她在一起的只有被灯光拉得长长的变了形的影子。

左边的高楼前有一幅巨大的洗发水广告牌，上面的女明星搔首弄姿地笑着。林荫看了那女明星一眼，女明星也狐媚地望着她。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指着女明星骂了起来：“看什么看，笑什么笑？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，有本事你找我妈去打一架，你能把她赶出家门才算是真有本事。”

女明星无言，依然望着她微笑。骂完后的林荫感觉仍不解气，她看到路边有一块碎砖头，就捡起来向那女明星掷了过去。“啪”的一声响过后，女明星的右脸颊被尖利的石头划开一道口子。在路灯下看上去，那样子就好像是被抹了嘴唇的歌迷疯狂地啃了一口。

“哪个疯子在楼下鬼叫呢？大过年的，不老实在家呆着，跑这儿鬼哭狼嚎什么！”林荫的叫骂声惊动了这里楼上的住户。二楼阳台上开了半扇窗，里面一个黑乎乎的头探了出来。





“你丫才是疯子呢，大过年的，不老实在家呆着，开窗户鬼哭狼嚎什么！”林荫学着二楼那个男人的语气回骂着。

“嘿！小兔崽子，你故意找碴儿是吧？”楼上那人真的动火了，听声音，那人大概有四十多岁的样子。

“嘿！老兔崽子，我就是故意找碴儿，你怎么着吧？”林荫依然在模仿着那男人的语气。她想，反正家不能回，闲着也是无聊，找个人气一下正好解闷儿，打发时间。

“你等着，老子下去非收拾你不可！”楼上那人恶狠狠地骂着，脚底下却没有挪窝。他想把林荫吓唬走就算了，何必要真的来回折腾一趟呢。

林荫冲他龇牙一笑，说：“好，我等着，你要是不下来，就是我养的。”说着话，她又捡起一块碎砖头，对着那家的阳台玻璃窗投了过去。可能是距离太远了，砖头砸在玻璃窗上发出“哐”的一声，却没有碎。

楼上那人吓了一跳：“哎哟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敢砸我的玻璃！你等着，我下去非宰了你不可！”那男人往回一缩头，显然是真的要下来和林荫算账。

林荫装模作样地朝两边的黑暗角落里看了看，提高声音喊道：“哥们儿、姐们儿，那老家伙被我激下来了。抄家伙吧，今儿晚上痛扁他一顿，让他舒舒服服地过个好年。”

林荫的嗓门很高，这话显然是故意说给楼上那个男人听的。楼上那男人吃不准林荫的话是真是假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把缩回去的头又露了出来，冲着林荫嚷道：“小丫头片子，有种你别走，我非报警抓你不可。”

林荫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这屁大一点的事，你下来一趟不就解决了？你以为警察是你爸你妈呀，有事儿没事儿就找人家警察，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？小心警察叔叔一不高兴，把你弄局

子里去住两天。”

楼上那男人再没有理会林荫，缩回头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窗户。

林荫见状，冲着二楼大喊道：“你老小子敢报警，我就找人灭了你全家。”二楼上再也没有动静了，林荫在楼下又站了一会儿，估计那人不会下来了，才低声骂着离开了那里。

她刚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身后突然想起了警笛声。在空旷的马路上，尖利的警笛划破寂静的夜空。两辆110巡警车朝林荫这个方向呼啸着驰来。

“坏了！”林荫吓得一哆嗦，心想，“看来，那老家伙是气急败坏了，真的报了警，怎么办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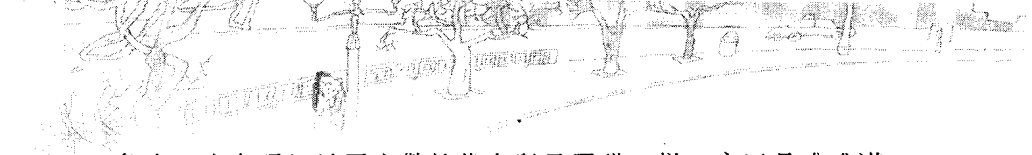
两辆警车飞快地从林荫身旁经过，速度不减地驶向了远方。等车走得不见了踪影，她才从惊慌中回过神来。她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妈的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看来那老小子胆子还是不算大！”

暗夜下，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自由地延伸开去。中间交汇点的交通指挥台悄然耸立着。

林荫走过去，站在了指挥台上。偌大的空间里，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伫立着。她学着往日所见的交警模样，潇洒地做了几个指挥交通的手势。她的动作很标准，这是她前不久刚学的。有一天，她骑自行车上学，不小心闯了红灯，被警察扣住后，罚在路边举小红旗维持秩序。这动作就是当时因为无聊而偷偷学的。

向北去的红灯亮的时候，对面的马路上驶过来一辆出租车，在停车线前恭顺地趴着不动了。指挥台上的林荫把身子“啪”地向那汽车一转，双手做了个可以通行的姿势。那汽车油门突然加大，呼地蹿了出去，闯过红灯远去了。在林荫的印





象中，汽车司机见了交警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永远是唯唯诺诺的。而今天，让出租车司机胆子大起来的原因，也许是由于他看清了指挥台上站着的是个小姑娘，并非是真的交警。

“这人哪，都他妈有点犯贱。”林荫看着远去的出租车，心里恨恨地想着，“有人管着时，就老老实实在地忍着过日子，一旦没人管了，就玩了命地撒欢儿。”

她抬头看了那红灯一眼，不由自主地想着：“父母的离婚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闯了红灯呢？”向北去的红灯闪烁了几下，变成了绿灯，东西方向的指示杆上，红色的信号灯接力赛似的亮了起来。

“究竟是爸爸先在外面有了外遇，还是妈妈先背着爸爸红杏出墙了呢？”林荫的目光继续追寻着红灯，“或许，不守规矩真的能让人们体会到一种犯罪的快感。”

关于父母离婚的事，林荫感觉就好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事先连一点征兆也没有。她记得那是一天的早晨，妈妈像平日一样准备好了早餐，一家人围在桌子前吃着。妈妈夹了一筷子菜，放在她的碗里，声音平静地说：“林荫，我和你爸爸决定离婚了，以后你跟爸爸一块生活吧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林荫一下子傻了，好长一会儿工夫后，她才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她一边哭一边神情恍惚地问妈妈：“你们离婚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大人之间的事，小孩子不要管！”爸爸夹起一根油条，黑着脸冲她吼了一嗓子。

林荫的哭声立刻停止了。妈妈神情冷漠地看了看爸爸，用筷子给林荫夹了一根油条，说：“快吃吧，吃完还要去上学呢，要不该迟到了。”

林荫偷偷地瞟了爸爸一眼，见爸爸正盯着她，赶忙低下头

去吃饭，再不敢吱声了。她平日里最怕的人就是爸爸，他的脸一旦拉下来，这一天就很少再会有好的心情出现。

那顿早餐，林荫没有吃出是什么味道，她只记得自己当时流了很多泪。

爸爸吃完饭就去公司上班了。林荫对妈妈表示，她不想跟着爸爸，想跟妈妈一块儿生活。妈妈当时叹了口气，犹豫了很久后摸着她的头说：“乖，听话，你还是跟爸爸一块儿生活吧，妈妈不能带着你。”说完，她丢下大哭大闹的林荫，离开了这个家。


从此，林荫的心中就恨上了妈妈，她觉得，妈妈根本就不爱她，再也不要她了。

爸爸妈妈离婚后，林荫一开始感觉很不习惯，因为再也没有人管她了。以前妈妈在的时候，对她的事情总要事无巨细地追查个不停。对此，她很是反感，觉得妈妈连一点自由都不给她。但妈妈总是说，这是关心她，为她好。当时，她也总是顶嘴说为我好就不要管我。因为，对妈妈的追查，她只有被监视的感觉。如今，妈妈真的离开了，爸爸平日里在公司奔忙不停，回到家后偶尔心血来潮，过问一下她的学习情况，也是匆匆了事，不做深究。

现在，她真的自由了，但盼来的自由却并没有她想像中那么快乐。“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”夜深人静时，林荫曾经翻来覆去地问着自己，但却从来都找不到答案，每一回都是在深深的无奈和失落中彻夜难眠。

时间一长，林荫也就有点儿麻木了。她放下了精神的重负，开始疯狂地放纵自己：抽烟、喝酒、泡吧、蹦迪……虽然，这些都不是十七岁的她应该接触的事情，但只要想办法瞒过老师和爸爸后，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干自己任何想干的事。





她记得大人们常说，抽烟有害健康。她不管，她不但抽了，而且还抽得很凶。她记得老师们常说，你们最好不要经常出入一些人际混杂的场所，但酒吧、网吧、迪厅现在却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有什么关系呢，反正现在她自由了，她被所有的人都抛弃了。她记得大人们还经常说，小孩子们绝对不应该早恋，要不这一辈子就毁了。但现在，十六七岁的她们，谁又在班里没有一两个倾心暗慕的异性同学呢？

胡思乱想中，林荫不觉想起了赵辰。她的心剧烈地跳动了几下，脸颊不受控制地有点发热。

赵辰是她们班上最帅的一个男生，平日里学习挺棒，话也不多。虽然他凡事都不喜欢张扬，但沉默寡言的他却有着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符的引人注目的深沉。她不知道赵辰在班里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，但她却知道，包括自己在内，班里有很多女生都在偷偷地喜欢着赵辰。

“他究竟喜欢谁呢？”林荫心想，“从表面上看起来，赵辰跟所有的女生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，要了解他的心思还真不太容易。”

忽然，林荫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冲动，她想给赵辰打个电话聊聊。“但说点什么呢？”她急躁地想着，“我倒是可以祝福他一下春节快乐，但总不能这么简单吧？”

不知不觉中，林荫走下了交通指挥台，向东边的路口走去。突然，林荫心里一紧，想起自己的“死党”张可曾经神秘兮兮地说过，她前几天看见赵辰和她们班的李梅站在大众电影院的门口，好像是要一块儿去看电影。

“难道赵辰喜欢的是李梅？”林荫的心里泛起一种酸酸的感觉。论漂亮，她自信不会输给李梅，但爱情的问题好像并不是完全靠漂亮就能征服对方的！她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摸